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胡红亚 美编/雷林燕

我的青春跋涉在王爱山岗

□王剑波

王爱山岗从天台山逶迤而来，横亘在浙东宁海西南角。这条崎岖曲折的山岗，据说历史上是会稽郡和闽中郡的分界线，山岗南北的乡民在口音、饮食和风俗上都有明显差异。但这仅仅是一种说法，无从考证。而对我来说，这条山岗是青春岁月的一段驿路，坡道上曾经闪烁着我和我的同伴奋力跋涉的身影。这条山岗又像我人生之路的一座计程碑，和那些秀竹茂林、风雪雨雾一起，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在上世纪7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，每到周日的中午时分，家在外山郑的郑英明和住在竹山头的季孟增，一个从南山岗下来，一个逆着清溪上行，准时出现在桑洲老街，再加住在街上的卢炳阳，几个人都会来到我家会合。这时，我用扁担挑起母亲为我准备的粮食和菜肴，喊一声“走啦”，便迈开步子，开始上路。

我们此去的目的地，是天台山崇山峻岭之中一个叫冠峰的地方。在这大山深处，一所半农半读的“五七中学”，像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，吸引了58个雏鸟一样的少男少女；又像一个硕大的蜂巢，58个初中毕业失学之后重进课堂的人，在这里一边读书上课汲取知识的营养，一边采茶种树用汗水酿造物质成果。

从桑洲老街去冠峰有多条道路可走，我们选的是穿过茅山里弄，爬上黄茅岭，再走扁担岗。最初入学的日子是在1973年的春天，茅山里弄古老的杏树已抽出新叶，黄茅岭竹园的春笋正破土

而出，自然界一片生机。那年我16岁，正从少年向青年过渡，身体和思想都像这季节一样，跃跃欲试、蓬勃难抑，面对将要攀爬跋涉的五六十里陡峭山岭坎坷山岗并无惧色。

扁担岗因狭窄细长形如扁担而得名。天台山脉波浪起伏，一条岗接着一岗，一座岭连着一座岭，岔岗复岭，绵延不绝。扁担岗横卧在山的波峰之上，可以将它视为一座独立的山岗，也可以将它看作王爱山岗的组成部分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扁担岗曾经是一座商路，商贩在桑洲集市采购食盐、洋油等日常用品，以及虾皮、海苔、桂圆、荔枝等海货干果，之后就是沿着这条逼仄的山道走向王爱山岗，将货物贩往宁海西南山区和天台、新昌等地。这条由卵石和块石铺成的古道，经过雨雪风霜的吹打侵蚀，路面已经破损，不少地方的路基也已塌陷，但在太阳的照耀下仍然折射出荧荧亮光，仿佛可见时光深处的身影与履痕。我们就像一个担盐贩货的挑夫，上身前倾，双脚用力，一手紧握担绳，一手撑着扁担，奋力向前走去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学校两周放假一次。半个月的粮食和菜肴不算沉重，但时间久了，肩膀也被压得酸痛。这时，就得放慢脚步，将扁担从一个肩膀向另一个肩膀挪移，握着担绳的手往后用力，另一只手撑起扁担的一端，着力点迅速转移到另一个肩膀。每隔一段路就要重复这一连串动作，加上荷重的扁担随着行走的脚步有节奏地颤动，远远地

看去，就像鸥鸟在山的波浪间不断地扇动翅膀。

走过扁担岗，我们踏上了山间公路。这条修筑于1971年的砂石公路，从桑洲岭头开始，横穿王爱山岗，再与天台的泳溪相接，这使我们的行走与旧时商贩相比，不再那么艰难。往往也就在这时，有同学从雪山村那边的另一条路上走来，两路人马会合后，队伍扩大了，话语声、欢笑声多了起来，脚步也变得轻快。

从这段山岗往左眺望，可以看到清溪像一条浅蓝色的绸带在青山下舞动。据说在隋唐时期，清溪流域还是一片汪洋，船只可以直达王爱山岗，去天台山的文人墨客、贩夫商贾就在这一带靠泊上岸。在这段山岗的右侧山坳里，有着永乐寺遗址。这座寺院初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。相传明永乐元年，朱棣篡位，建文帝假焚逃出宫外，见王爱山临近忠臣卢原质故里，东可下三门湾，南可避天台、临海等地，于是“隐居梵堂永乐院，寄身参禅悟生死”，看破红尘，在此终老一生。而当我们从这山岗走过的时候，沧海早已变为桑田，大海的传说就像天方夜谭；寺庙也成废墟，晨钟暮鼓、烧香拜佛更被斥为封建迷信。但伫立山岗，看清溪身姿曼妙流向远方；侧耳山谷，听鸟声清丽婉转动人，我的心便会产生无限遐想，想象着大山之外的世界，盼望着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我们继续朝前走，塘孔、外柴、吕家……一个个村庄在眼前出现。村子里的农舍，屋脊青苔层叠，斑驳的墙皮裸露着沧桑，虽也有鸡犬之声传来，但烟灰色的村庄似乎在时光里停滞，安静而寂寞。倒是公路两旁的黄泥山坡和山坡上的梯田、旱地，随着季节转换，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貌，为我们枯燥的行走增添了色彩。

到了王爱公社的所在地高塘，家住岔路、前童等地的同学也从山岗的北侧上来，我们的队伍进一步扩大。许多年后才知道，他们从岔路口到上金村，过白溪（水母溪），攀松门岭，走的正是徐霞客三百多年前出宁海西门去天台山的道路。《徐霞客游记》关于这段旅程的记载，让今人莫名兴奋，被作为旅游营销的卖点反复提及，更有人对徐霞客途中逗留的处所、经过的庵堂究竟在何处，展开探究甚至争论不休，为王爱山岗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。但在我们行走这条山岗的年代，旅行和探险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，根本不在人们的话语范围，也很少有人知道徐霞客是谁。我们知道的是，这段路程非常险恶，置身其中随时都会遭遇不测。1974年台风过境的周末，白溪流域山洪暴发，滚滚浊浪淹没了往日高出水面的石步，独自回家的女同学钟林妹，估计是涉水过溪的时候被凶猛的洪水冲走了，遗体到第二天才在十几里外的下游找到。返校后，我们全班师生在钟同学的墓前肃立致哀，许多女生失声痛哭。几天前还在同一个教室上课、同一片茶园劳动的人，此刻却

长眠在这小小的坟丘。一条年轻的生命，就这样消失在求学的路上。这让我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，死亡是如此接近；也让我意识到，能够平安地在山岗上行走，平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，是多么不容易。

过了高塘就到了大路下村。在这里，砂石公路向着天台地界延伸，而我们则要朝右转入去冠峰的山路。站在山路的入口，可以看见一个叫岭头陈的村庄。相传隋灭陈后，吴兴王陈胤被隋文帝分置在宁海西南边缘的黄泥山岗。陈胤在这条山岗萃路蓝缕，几经繁衍，裔孙薪火相承，族聚岭头陈，渐成陈氏望族。后人缘于吴兴王久居生情钟爱黄泥山岗，便将此地名为“王爱山”。这个坐落在山岗上的古老村庄，有着历史的苍茫，但我望着不远处的岭头陈，内心并没有丝毫波澜，因为在破“四旧”的年代，我的历史知识一片空白，即使知道了这些传说，也会将其视为封建糟粕，更遑论追寻探索。

再往前走便进入真正的大山。我们在砍柴伐木者歇息的“稍场”休整，积蓄体力继续前行。直石岭、水槽横沿……一个个地名描述着山岭的高峻和山路的狭窄。我们肩负重荷，双腿紧绷，将全身的力道都倾注在两只脚上，就像一块石头撞击另一块石头，每一步都铿铿有声。往往还未爬到山岭的半腰，汗水就已湿透衣背。假如在夏天，男同学就早早脱去外套只剩背心，或者敞开衣襟任凭山风吹拂正在发育的身躯。路上人迹罕至，偶尔有山民肩扛毛竹树木或挑着竹笋柴火迎面而来，我们便要侧过身子让开道路。一路上也险象横生，甚至会碰到蛇从草丛中蹿出，不慌不忙地游到路的另一侧，让走在前头的人发出一声惊呼。有一次我扁担上的系绳磨断，布袋滚落到十几米深的山涧，好不容易在同学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爬下去捡回，结果装着菜肴的瓶子已经破碎。到了稍为平坦的江家屋基，我们会卸担歇脚恢复体力，但也不敢过久停留，因为前方还有一段长长的横道，而山野间已经升起沉沉暮霭……

一次次往返王爱山岗，一次次攀越冠峰山岭，我在那个年代的这段经历，也许是一种磨难，但同时也是一种幸运，因为这是这座大山给了我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。1977年的冬天，当我走进高考考场，看到作文题目是《路》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便是当年这条浸染汗水和泪水的求学之路。我的眼前浮现出绵长的山岗和峻峭的山岭，仿佛看到了在山顶岭脊跋涉的青春身影，甚至听到了年轻的生命在湍流中呼救的声音。我提笔在考卷上疾书：“我求学的高中办在千米高山，每次返校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攀登……”作文写得非常顺利，因为这些文字，我已经在那条山岗那片峰峦酝酿了几个寒暑。